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

鸟儿在天空飞翔,用翅膀轻轻划过云朵,背负着蓝天,姿势既高傲又优雅。鸟族的历史注定与天空、白云、星辰为伴,因此常常激起大地上行走的人们心中无限的向往与羡慕。

鸟族庞大而种群多样,其中最常见的是与人类接触的有麻雀、喜鹊、乌鸦、斑鸠和布谷鸟。当然,还有一种斗志昂扬的小鸟——鹌鹑。它们像蟋蟀一样斗志满满,甚至曾在我故乡的内蒙古草原上成为成年人冬季特有的“赌斗”对象。斗败的鹌鹑,俗称“败筒子鹌鹑”,通常会钻进人的袖筒里,再也不肯露面。然后,它可能就没有“然后”了,成了与咸菜同炒的一盘美味。

麻雀则数量众多,四处可见,性格却有些蛮不讲理,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。正因如此,它们一度被列入“四害”名单。当然,后来它们被撤出了这个耻辱的名单,与苍蝇、蚊子、老鼠并列,对麻雀来说不太公平,当然更显得不光彩。我记得当小学生的时侯,我们为响应“除四害”的号召,满城追打麻雀,试图让它们无法落地,直到麻雀们一只只从天空跌落,那一幕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几年前,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绘本,叫作《麻雀》,他用我们同龄人的眼光,记录了那场荒唐的“灭雀运动”,只不过梅子涵在大上海,我们在大草原。

那鸟会醉吗?当然!我记得有两次亲身经历让我对醉鸟印象深刻。第一次是在贵州毕节的酒厂采访时,同行的人告诉我们,这里的酒糟多由玉米和糯高粱酿成,酒厂的酒糟堆积在空地上,鸟儿们纷纷飞来啄食。吃得多了,它们开始东倒西歪,脚步蹒跚,翅膀扑腾着却始终飞不起来。为什么呢?原来,酒糟吃多了,酒糟虽然含酒量不高,但对于小鸟而言,这么大的食物足以让它们醉意朦胧。

听到这个故事时,我想起故乡著名的开鲁大曲,这百年酒厂的酒糟是热销的抢手货,主要是用来喂猪的,猪吃了酒糟会睡得更香甜,似乎也享受着一种“美妙的醉意”。但我没有想到,酒厂上空的鸟儿们也会上演类似的喜剧。贵州酒厂的工作人员跟我说,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场面,没有一个人去打扰醉倒的小鸟们,醉鸟们自己醒过来后,振翅飞回属于它们的枝头与丛林。

贵州赤水河畔的美酒产生的酒糟,醉倒了一群又一群鸟山区的小鸟。春日,我来到安徽亳州的古井贡酒厂,参加桃花春曲节盛典。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酒厂,几年前还建造了一个现代化酿酒车间。参观时,我们仿佛走在首都机场的自动扶梯上,轻松向前移动。此时,我提起了在毕节的酒厂看到醉鸟们的情景,陪同我们的志愿者笑着说,这种场景在这里也很常见。她补充道,我们酒厂有句人尽皆知的俏皮话,叫作“古井贡厂的麻雀也能喝二两酒”。听到这话,我笑了。确实,能喝二两酒的麻雀,在鸟类里绝对是酒量最大的。然而,醉酒的鸟儿们,它们的小脑袋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场景呢?也许,它们会把自己幻想成一只击破长空的雄鹰吧!

周日去苏州,看了一场驻场演出。驻场一向很难,节目要出新,要有回味,有别处没有的魅力,要能口口相传。这次宣传册上是魔术,到那里才知是个剧,我称其为魔术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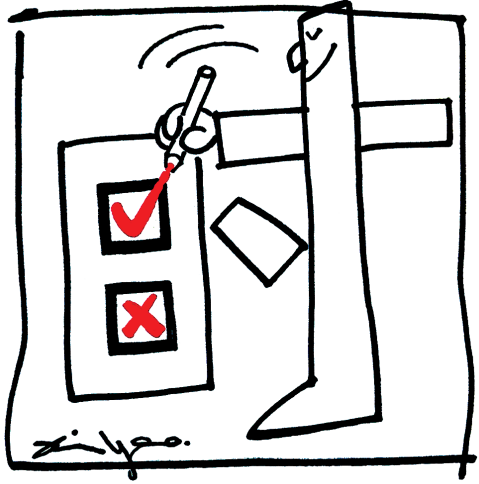
在时间凝固酒吧,老板、顾客和魔术师三人共同演绎了一个穿越时光的故事。1997年的街道,人们的穿着,各自的生活,很亲切,因怀旧而有点煽情。最后顾客从回忆中醒来,发现过去重现并无任何好处,还是要珍惜当下。这中间,魔术师用各种手法把故事表现出来,配合得很自然。剧情虽简单,但演得很认真,戏不拖沓,自始至终本分分明,绷得很紧,观众有参与感,能引起共鸣。结尾是酒吧要关门了,老板说店租大涨,而顾客大大减少,最气人的是顾客来了还不喝酒只点瓶装水,生意没法做,只能歇业了。顾客也垂头丧气,谁与女友分了手,本想作些努力挽回,谁知她出国了,没有联系方式。魔术师抱怨,年轻人兴趣多变,少有人要看魔术。

台上三人都一脸不甘。这个结尾引起热议,观众都为他们感叹不已,我觉得意犹未尽。一想不对,大家来看戏,应该欢欢喜喜,怎么搞个令人丧气的结尾?好戏应给人希望,让人带着满脸悲苦离开,不行!没多考虑,我跳起来喊,宝宝别哭,酒吧别关门,我买下了!已离席的观众停下脚步,发出阵阵笑声。老板很机灵,他先是一愣,马上领会了我的意思。他接我的话继续演,好好好

七夕会

好笑的狗尾续貂

艾莉莎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 进退两难之时,听从你的潜意识。

丙午仲春,我应邀参访河南登封中岳庙。其历史可上溯到周平王东迁洛阳后,始建于东汉安帝元初五年(118年)的太室阙,是我国最早公布的国保001号。这里藏有哪些国宝重器?作为考古爱好者,一探究竟成了我的念想。

阙是建在城池、宫庙前的象征性大门。从中岳庙大门往南约500米便是太室阙,说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而建。一条方石铺就的古神道,笔直通向太室阙,两旁柏树苍翠挺拔,春风送暖,菜花飘香,这里的气息不同凡响。神道的开端是一排灰色砖圈洞式保护房,是1942年由考古学家刘敦桢和董作宾提议兴建的,走进毫不起眼的房内,我们领略了光彩夺目的国宝。四米高的两门阙耸

立在神道两旁,间距6.75米,由阙基、阙身、阙顶构成。在巨石垒成的阙四周,雕有车马出行、狩猎、斗鸡、人物、楼阁、神话等画像,艺术风格浑朴、古拙、灵动,尤其是那只展翅欲飞的“朱雀”石雕,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神鸟。这些栩栩如生雕刻,反映了汉代人的生活场景,展现了古代工匠在艺术创作上的辉煌成就。在仅存的鲁迅手绘六张汉画像图遗稿中,有两张标明嵩山太室阙,由此可见鲁迅

对太室阙的关注。石阙南面刻有“中岳太室阳城”六个篆字,西阙则有隶篆参半的铭文,字体宽和周正,遒劲雄奇,对研究建筑史、书法史和东汉社会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作为书法爱好者,能有机会近距离观赏汉字从古篆向隶书的变革,兴奋不已。

太室阙系神道的起始,进得此阙,迈步神道,一路往北,便是中岳庙了。001号太室阙国保,直到2023年才对外开放,故很多人只知中岳庙而不识太室阙。群山环抱中的道教圣地中岳庙历史悠久、文物荟萃、风景秀丽,是河南规模最大、保护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,占地面积达11万平方米,是古今天下游人香客朝拜之圣地。当年汉武帝登嵩山祭祀,随从官听闻“山呼万岁”,此乃祥瑞之兆,遂定为朝仪;历代亦有几十位帝王前来祭祀封禅;抗金名将岳飞还曾在此屯兵,并挥毫写下《满江红》词。

中岳庙现存各具特色的明清宫阙楼台达400余处,参天汉柏300余棵,碑碣林立,举目望去,满眼的珍宝将“天地之中”的中岳庙点缀得古意盎然。中轴线上的建筑共有十一进,祭祀人文始祖黄帝,规格之高,实属罕见。庙内匾额众多,其形式集语言、书法、印章、雕刻等为一体,书写者古贤名家云集。我也有幸先后为中岳庙题书五通大匾:岳立天中、化三门、崇圣门、道通天地、三仙仙境。天中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,依照北京天安门城楼而建,规模略小,俗称“小天安门”。中岳庙古神库四周耸立着四尊近3米高的镇库铁人,姿态各异,威武雄健。这些铁人为北宋治平元年(1064年)所铸,历经千年风雨而不锈蚀,是庙内珍贵的文物。当地习俗

啊,酒吧不关,姐,转让给你了!我上台配合他,酒吧不关,老板不换,你要多少钱,说!他假装犹豫再三,小心翼翼地说了多不敢要,一百元吧?

观众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也忍俊不禁,大笑接着,一百?太少,给你加个0吧!老板跳起来喊,你是我的大救星!观众席一片欢笑声。我喊,秘书,开票!魔术师立刻当了个秘书,变出了支票本。我拿起笔,像模像样地签名、写字,递给老板。老板喜滋滋地接过支票咧着嘴大笑,再一看,变苦瓜脸了,啊?不是美元,是越南盾!夸张的表情,引得台上台下爆笑。全体观众热烈鼓掌,七嘴八舌说,好玩,太开心了!

戏在欢笑声中结束,人人带着笑意往外走。三位演员围着我,说我是业内人士,或是戏剧学院老师?一个观众说,是编剧?导演?好几个人附和,肯定是,这个姐太好笑了!一群人拥上来要合影,要签名,要微信,我谢绝,一溜烟地跑了。我闹着玩,岂能当真,我可不敢冒充内行,让人猜出庐山真面目就糟了,快逃,否则要穿帮了!驻场演出能让人这么参与,罕见!演员们如此宽容,不怕陌生人搅局,还很配合地把悲剧改成喜剧,很了不起。如此敬业又接地气的剧组,能在此驻场,(据说已演了一百多场)一点也不奇怪了。我好不容易逃出人群,一面逃、一面忍不住笑。狗尾续貂给人带来了快乐,想想自己,也挺了不起!

雅玩

2026年5月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。想来我与他相交、相识,已有14年。先说“相交”。2012年,我在上海《检察风云》杂志社当特聘记者。一位来自东北、名叫高坤的老读者送来袁隆平院士给本社的题词:“弘扬廉政文化,传播法治文明。祝《检察风云》越办越好!”原来,高坤是杂志社的热心铁粉,把杂志拿给袁老看,袁老觉得不错,他便请袁老题了词。

当时杂志社正开设“客座总编辑”栏目,总编当即调整内容,请袁老担任下一期客座总编辑,并把撰写访谈录的任务交给了我。可新刊数天后就要出版,来不及赴长沙袁老住地采访。在高坤帮助下,我与袁老通上了电话。老人家很随和,说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。他风趣地说:“你们讲法治,我研究水稻,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啊。”

我正琢磨如何接话,忽听袁老说:“其实这两者都与民生休戚相关。民生离不开法治,当然更离不开粮食。”一句活脱脱醍醐灌顶,我深为老人家的睿智折服。随后我们围绕这个主题聊开,当天我便写成一篇文章为《袁隆平:法治与稻米都是民生之基》的访谈录,发表于当年第6期《检察风云》头版头条,袁老的大幅照片也登上了封面。这是一次没有见面的访谈——我与袁老只能算“相交”,交而不识。

再说“相识”。第一次见到袁院士是在2016年9月3日。此前,我应邀去广东湛江采访我国第一个发现并培育“海水稻”的农技人员陈日胜。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,若能种上粮食,粮食安全再无大忧。陈日胜经27年培育、全国试种,已大获成功。我撰写了两万余字的报告文学,取名《中国又出了个“袁隆平”》。

说铁人能去疾护人,铁人的手和肚皮被摸得锃亮。中国道协副会长黄至杰年逾古稀,与其品茗聊叙甚欢。记得几年前,他曾陪同我观赏碑林,见中间有中国道协立的“嵩山中岳庙首任方丈黄至杰道长升座纪念碑”,我心想“方丈”多见于佛家寺院,道家怎么也称“方丈”?经查悉知“方丈”最早是战国道教三座山仙《方丈、蓬莱、瀛洲》之一;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“方丈”为神仙居所;佛教由东汉传入后借用了此

词,真是大开眼界。漫步蕴含千年华夏文明的古庙,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,我们经历了一次心灵洗礼、一场文化朝圣,它将激励吾辈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让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。

东方熹微。一路向岭上小跑。空气清新,鸟飞入晨光里。过了一岭又一岭,到了开阔处。东望,海平面上已起云,像山峰连绵,随时光变幻。天光苏醒。先是云来布局,光影铺陈,从海面上向天空晕染。老天自是色彩大师,他导演着这一时刻的时空变幻,静待加冕。云谦卑站立角落,清晨以荣光加冕,象征平凡生命在恩典中被厚爱。地平线上,海平面上,金边勾勒云彩,霞光涌出,一点、一块、半圆,继而从云里破出。这一日6时16分,一轮金红色旭日,跃出海面。日光,给万物以温暖,以生命。人啊,尊贵或卑微,安于时日,静守此在。

这一刻,风从海上来,光芒四射,予生命以荣光。回程西望,云布局,光四散,一城明亮。

清晨

丁祖荣

夜色里华灯闪烁,原本喧闹的城市仿佛慢了下来。踏入昆山城市生态森林公园内,最先扑面而来的是那份洗肺的清新——不是寻常的城市绿化,而是一片货真价实的森林。奇妙的是,在这片林海深处蜿蜒的步道前方,一座图书馆静卧其间。起先我们是先被森林震撼,而后才看清这绿意里的乾坤——馆内竟是屋中有树,树中有屋。那是一棵粗壮的大树,像个大汉稳稳立在馆中央,撑起一片穹顶般的绿荫。它不是点缀,而是这座图书馆真正的主人。建筑是谦逊的,心甘情愿地退让环绕,为树让出最大的空间。月光从天窗泻下,在粗粗的树皮上画出斑驳光影;枝叶向着四面八方舒展,把整座阅读空间拥进怀

陈日胜担心被人说“狂妄”,我说“狂妄”的是我,文责自负。但心里不免忐忑,于是把打印稿寄给袁老的秘书,托她转交——若袁老有异议,便把标题改了。不久秘书来电,说院士邀请我与陈日胜去面谈。袁老见到我们很高兴,态度和蔼。他说文章看了两遍,很好,只是个别基因数据值得商榷。陈日胜作了解释。接着袁老对他

说:“你来了,我们就可以合作啦!”他尊重知识产权,知道陈日胜是“海水稻”发明人,便用征询的语气说:想聘你任“海水稻”研究员,配专职秘书,待遇略高于普通研究员,不必天天上班,仍可自由去任何地方搞实验。陈日胜万分感动。我也暗自惭愧——我真是瞎担心,袁老的胸襟比海洋还宽呢!

我们请他为“海水稻”题词,院士略一思索,援笔立就:“海水稻种的发现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希望利用这一宝贵资源选育出很多高产、优质、高度抗盐的品种。”年届九秩的院士,头脑竟如此清晰,思路如此敏捷。不久,文章在《中国报告文学》杂志刊出,后来荣获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“石膏山杯”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。

此后我又与袁院士有过两面之缘。他得知我的笔名是“百尺竿头”,说这个名取得好,当即题写了“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”八个字。当我从他大弟子吴朝晖博士手中得到《袁隆平自传》,请他签名时,院士欣然写下“进一先生惠存”,又签下大名——去掉姓氏,直呼我名,让我倍感暖心。是机缘凑巧,让我结识了这样一位全民敬仰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。

说铁人能去疾护人,铁人的手和肚皮被摸得锃亮。中国道协副会长黄至杰年逾古稀,与其品茗聊叙甚欢。记得几年前,他曾陪同我观赏碑林,见中间有中国道协立的“嵩山中岳庙首任方丈黄至杰道长升座纪念碑”,我心想“方丈”多见于佛家寺院,道家怎么也称“方丈”?经查悉知“方丈”最早是战国道教三座山仙《方丈、蓬莱、瀛洲》之一;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“方丈”为神仙居所;佛教由东汉传入后借用了此

一棵树的图书馆

金洪远

里。那一刻忽然明白设计者的别具匠心——不是把树种进房子,而是把房子轻轻放在树的周围。这一棵树虽未必能以“古树”冠之,但它撑起的却是一片崭新的清凉与诗意。这正是新时代城市建设的高明之处:把自然搬进城市,把文化种进绿意。设计师揣摩的,无非是读书人那点心思——想要安静,又舍不得远离自然;需要灯光,又贪恋天光透过树叶的摇曳。于是便有了这树屋之间,两全其美的共情。也许是时间已到闭馆时分,馆内静悄悄,偌大空间里只有我们和值班

的小姑娘。她听说我们是上海来的读者,便带着昆山口音的普通话打招呼。聊了几句,发现她竟能讲上几句上海话,沪语昆腔夹杂着,别有韵味。原来她常去上海,对南京路、徐家汇如数家珍。在这树屋之间忽然听到熟悉的乡音,竟有几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。想想也是,沪昆之间本就不远,如今这一互动,更让人感到两座城市的血脉相连。热情的姑娘陪我们走了一圈,介绍图书馆的布局。临走时站在那棵大树底下,仰头看枝叶间漏下的灯光交织着月光,像细碎的星星。她笑着说,白天这里更好看,阳光从头顶洒下来,书页上都是树的影子。设计带来的阅读体验,不仅滋养心灵,更传递着城市的温度。

